



畧論禪學的禪悟與哲學的直覺

胡曉光

時至近代，東西方文化交流愈加密切，由於西方理性思維比較發達，帶來的是科學技術的飛躍發展，在當代可以說是科學的時代，由此，人們普遍崇尚科學，崇尚科學實質就是崇尚西方的理性思維，對東方傳統思維給予拒斥。好在現代西方意識形態領域也發生重大變化，這個變化就西方人對自己的傳統理性思維的反叛，他們認為理性思維是人類認識宇宙事物的表層意識，也不過是一種幻想認識而已，在人本身深處潛藏着一種本能認識力，這就是非理性的直覺。由於西方哲學提出直覺認識論，人們才對歷史反思，發現直覺思維有類於東方人的傳統思維，於是西方一些開明的學者開始對東方傳統文化的重視，掀起了非理性思潮。東方傳統思維是一個籠統的概念。其實是一種東方人普遍傾向的思維方法，東方有兩大文化源由：一是中國，二是印度，這兩個國家有一個共同特點，就是在哲學最高原理上都主張親證體認物我合一觀念，這種親證體認之工夫就是東方方式的直覺——禪悟。在東方哲學中代表最高直覺認識論水平的哲學就是佛教的禪學，佛教禪學就是專門講禪悟直覺。

從表面現象看，西方哲學的直覺與禪悟直覺有共同的一面，就是都是沒有中介，是主體與客體直接溝通頓然顯現。西方哲

學認為這種直接顯現的事物是最真實的，所以也就是人類本有的最高智能。不過這個直覺能力的表現，則是一個突如其來不可預卜的，有類於藝術創作的靈感。其實如果我們認真地對西方哲學的直覺和禪學的直覺、禪悟作一深入研究，就會發現兩者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。下面我們對兩者的區別點與共同處作一論述。

西方哲學的直覺是一種生理本能，屬於感性認識。在西方哲學認識論裏將人的認識能力一般劃分為三類：一是感性認識，二是理性認識，三是直覺認識。感性認識有三個邏輯環節：一感覺，二知覺，三表象。理性認識也有三個邏輯環節：一是概念，二是判斷，三是推理。直覺認識則沒有環節，是主體與客體直接的觀照，直接顯現。西方哲學認為，感性認識是依賴生理感官的，它只能認識客觀物質或事物的殊相，這種認識來源實踐經驗，即生存活動。理性認識是依賴於感性認識的殊相，而又具有主觀抽象能力的參與下的認識，它只是認識客觀事物的共相的。理性認識是一種反思認識，是人類特有的能力。直覺認識是一種生命體的本能認識能力，它是排除了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格式的桎梏而顯發本能直覺性，屬於潛意識或無意識活動。感性認識與

理性認識是屬於顯意識或有意識活動。顯意識與潛意識構成人的主體精神。有這種見地的西方哲學者還是在近代有的。縱觀西方哲學的認識主體能力的劃分結構，我們不難看出，這些認識能力都是人的存在物質體的機能，換句話說認識能力是人的大腦機能。這裏姑且不論這種認識論是否合乎客觀實際，只是作一次與禪學認識論的禪悟觀的比較，以明二者的分齊與相同。至於那個是有效的認識就會不說自明了。

禪學認為感性認識屬於現量，理性認識屬比量，這都是後天的認識能力，人還有創造力思維，也就是所謂的靈感，也就是西方哲學所講的直覺。禪學認為這些能力都屬於有漏心識的活動，屬於虛妄分別。人的主體精神可以劃分為八識有漏無漏兩種認識程式。八識者就是眼識、耳識、鼻識、舌識、身識、意識、末那識、阿賴耶識，前五識屬於感性認識，第六識意識屬於理性認識，末那識屬於潛意識，阿賴耶識屬於本體意識，這八識又可以歸為四類，前五識為一類，第六識為一類，末那識為一類，阿賴耶識為一類，這四類在有漏位與無漏位各具不同的功能。所謂有漏與無漏者，就是虛妄認識與真實認識之別。這裏須要澄清一個概念，就是「本能」一詞，在西方哲學中是指生理本能，而在禪學中則是指非生理的心性之本能。禪學認為生理本能並非是真實本能，只是前生業習而已。人身是前生業力的果報之體。他的能力只是前生業力的相續。真正的本能只能是來自於生命本體的心性。禪學認為在以業報之身為前提的一切認識活動都是有漏的虛妄法。只有通過自我排除虛妄分別的相續，用無念方法止息妄念，這樣本有的佛性之能就會自然顯發出來，這就是禪悟直覺。禪學專講轉識成智明心見性之理。轉八識成四智明真心見性體，轉前五識為成所作智，轉第六識為妙觀察智，轉末那識為平等性智，轉阿賴耶識為大圓鏡智，四智原本為一真心，開四智就是明

心，真心就是真智，真智可以覺知宇宙萬有真實之理體，這個理體就是性體，是一切法的平等一味之理。由上論述，我們可以看出禪悟直覺與西方哲學所講的靈感直覺，是根本不同兩回事。

作為東方哲學的精華的禪學，它是一種超越西方主義的哲學，也超越現代自然科學，更超越藝術和宗教。它是一個絕對真實體認的工夫。禪悟直覺的獲得是人昇華到與永恒真理的統一，是涅槃境界。西方哲學的直覺是一個電光石火瞬間即逝的幻覺而已。正因為禪悟是一個極現實的事，就在生活中，一般人確又視而不見，不懂「平常心是道」的深理。追求摩登崇尚西方，結果西方自身理性也走向危機了，開始尋求自己生命本有的精神家園，但是他們的維度應沒有擺脫理性價值觀的桎梏，還在有漏虛妄法上徘徊。在今天的時代，真正能夠拯救人類精神危機的是禪學。禪學真正解決終極本體問題，滿足了人的終極關懷的心理。

其實，人類要真正得到絕對的自由，就要在自身中求得自我的永真性。因為那是安身立命之本，禪學通過對自我本性的反觀體認，才發現了一個絕對真理——我與世界本為一體，世界就是我，我就是世界，人身的小我是變化不居的假我，永恆常住的本體實相真如才是真我。可以說，禪學才是真正的科學、真正的哲學、真正的藝術、真正的宗教。因為禪學解決科學維度的終極尋求的實在之理，也解決了哲學維度的理念本性，更完善了藝術維度的審美境界，也達到了宗教關懷的最高的安祥。

佛教一向被視為一種心理主義的教理。不過佛教禪學所走的路子與西方思維取向不同，佛教禪學是一個內證法，而西方則是外求法。外求自然要把求者主體與客體分開，形成二元性認知格

式，這就勢必造成本體與現象的割離。這樣就不能親證實相本體實在。雖然西方也講直覺，但是這個生理本能性的直覺，是以這個二元性認知格式為前提的某種主觀幻想而已。內證法就是自明性，自己認識自己，不需中介。是如如本本，自自然然而已。禪的內證法是一種以中道義為核心的認識論的方法論，而禪的內證功夫則是生命實踐體認的真實境界。這個境是不可思議的。禪的中道方法論就是「六祖壇經」所講的「三無」：一無念，二無相，三無住。無念就是在念離念，不是不在了念為無念。無念思維是一種中道辯證思維，就是在思維中不執概念為實有而已，這就是無念。因為無念是一種主觀意向性，而有什麼意向性也就有什麼對象性的存在，所以無相為體，無念就是破執，無相就是實相，無住是存在法界的本然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，這個真心就是禪悟直覺的實現。西方哲學裡沒有這些道理存在，是因為他們的出發點與禪學不同。當代是一個文化意識寬容的時代，東方與西方也是相互交流溝通的，應該是取長補短。雖然「一事百慮，殊途同歸」的觀念被普遍的承認着，但是西方人的路也是和本體的目標的距離繞的太遠了，禪學是一個最捷徑的路，這應該被世人所注意。本體自性真如就是我的存在真實性，只有認識了我，也就自然認識了以我為前提的世界。人是認識的核心，所以禪學就是一種「人學」，「人學」的最終實現的解脫，就是無限宇宙的顯明。人具有覺性，覺性就是佛性，佛性就是生命本有直覺禪悟能力，這種全部實現出來，宇宙就是沒有任何障礙，是充滿無限的智慧之光。禪學的禪悟不是一個單純的眞知，它是眞善美的圓滿的統一性的實現。這因為主體人是知情意的綜合體，只有完整的精神活動，才是法爾道理，才是客觀存在的本眞。西方哲學則與之相反，它什麼時候能夠達到這個境界，則是拭目以待。

（上接第20頁「頓悟小考」）
出了羅什的思想體系，特別是頓悟成佛說，可謂是空前未有的，是純粹性中國式的，所倡之佛無淨土論則推翻了廬山慧遠的淨土觀，善不受報論則是對當時有為的買賣功德作了有力的抨擊。由此可知，中國禪宗的頓悟成佛說，非始於菩提達磨，亦非始於大鑒慧能，而是始於道生法師也。

道生寂後，傳頓悟學者代不乏人。其中最著者有道猷、慧觀及其弟子法瑗等。慧觀曾注有論頓悟漸義等著作流傳於世，法瑗則受宋文帝所重，而大開頓悟之門，《高僧傳》云：「使頓悟之旨，重申宋代。」故聞者嘆曰：「當謂生公逝後，微言永絕，今日復聞象外之言，可謂天未喪斯文也。」此外，倘有劉虬、寶誌、惠覽等亦是頓悟成佛論的忠實追隨及弘揚者。

由此觀之，則中國頓悟學說源頭可知矣！其倡導者非達磨、非慧能，而是僧肇、道生，後人常言，中國禪學始傳於菩提達磨之說純為蒙人耳目，只能換而言之，達磨之前東土禪學為文字教法悟入禪，達磨之後為不立文字之證法悟入禪。在安世高至羅什一段時期為一宗趣，羅什之後別開三論及空宗又為一宗趣。世人皆謂羅什禪為小乘，其實只是看到表面的一層。羅什居長安，廣譯群經，實為我國佛教界傳大乘之第一人，其所盡力於大乘空宗，傳印土龍樹學於中土，其功大焉。其傳空宗，妙在言外澈見眞性，為南方所愛，逐步演變成禪宗一脈，故南方禪多與羅什禪相依，其於中道方面，則化為天台宗，有慧文、慧思得其精髓。故天台宗與羅什亦有關係。空宗方面，有道生、僧肇承其法席。尤其是道生的頓悟成佛論，實開中國禪宗的端緒。這一論點，比菩提達磨早數十年，更比曹溪慧能早得多，而後世談禪，皆言南禪歸於曹溪，此實為天大之冤屈，嚴格地說，南禪應歸於羅什、道生一系方合乎歷史本來面目。